



蜀藏丛书(部分)

《蜀藏》分24类两亿字 预计2023年完成出版

8月2日,封面新闻采访到《蜀藏》丛书主编之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勇先教授。据他介绍,《蜀藏》是一套新编大型巴蜀历史文献丛书。2014年,四川大学与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签订合作协议,四川大学负责编纂整理,由巴蜀书社和成都时代出版社共同出版。

《蜀藏》集巴蜀珍稀文献之大成,堪称是一部展示巴蜀文化数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家谱。全套书分为经学、史学、子学、文学、方志、舆地、舆图、山水、名胜古迹、旅游、经济、科技、水利、交通、传记、教育、民族、目录、金石、艺术、医学、谱牒等24类,总字数达两亿余字。2016年底,《蜀藏》丛书首批成果正式出版。目前已出版16类,剩余部分将在2023年底前全部完成出版工作。

千年文脉传承不息 巴蜀文献家谱的编纂史

自古以来,巴蜀人文荟萃,英才辈出,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献典籍,它们无声地讲述着巴蜀的历史,如数家珍,

异彩纷呈,是巴蜀前后相承、绵延不断的历史家谱,亟待我们全面系统地加以搜集和整理。

早在东晋南朝时,著名史学家常璩《华阳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众多巴蜀文献,使得许多早已失传的珍贵文献得以部分保存下来。唐末五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对巴蜀文献进行搜集和整理,按照一定体例进行编纂,其代表成果如五代后蜀赵崇祚编辑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词集《花间集》、南宋人扈仲荣等分类纂次成都诗文总集《成都文类》、明杨慎纂辑《全蜀艺文志》等等,对巴蜀历代诗文进行系统的搜集和整理。明代著名学者曹学佺撰成《蜀中著作记》十卷,分经、史、子、内典、玄书、地理志、集部,共著录文献七百余种,从中可以了解明代及其以前巴蜀学者的著述情况。到了清代,著名学者缪荃孙及其后继者将清乾隆及其以前两百余种巴蜀学人著述编入《函海》《续函海》丛书,这是我国第一次对巴蜀文献进行最系统的搜集和整理,对保存巴蜀文献、弘扬“蜀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今人研究巴蜀历史文化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二十世纪初,一批有识之士出于对巴蜀文化的高度自觉,毅然肩负起抢救

7月30日,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和西安、杭州、广州分馆同步举办开馆展览开幕式。四川省全力支持国家版本馆建设。封面新闻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根据统一部署,四川共提交重点征集版本735种。其中体现四川本土历史文化集成的大型丛书《蜀藏》丛书、《巴蜀全书》丛书等入选国家版本馆。

入选国家版本馆“文化种子基因库”

大型丛书《蜀藏》 是怎么编成的?

文化遗产的重任,行动起来。成都出版家樊孔周正是这样一位有远见卓识的人,他在当时的成都总府街昌福馆创办了成都最早的新式印刷公司——“昌福印刷公司”,决心以一己之力出版荟萃历代巴蜀文献的《蜀藏》,前后出版《蜀藏》丛书八种,包括《全蜀艺文志》《蜀鉴》《双溪集》《刘杨合刊》《唐子潜书》《二王诗集》《小云词牒》《髯仙诗访遗稿》等。由于时代沧桑巨变,文献搜集异常艰辛,加之财力不济,最终未能克竟此业。

一百余年后,四川大学李勇先教授率领他的学术团队重新编纂《蜀藏》,继续完成前人未竟的事业。早在2004年,作为巴蜀文献整理与研究专家,李勇先教授就开始组织团队规划整理并出版一部全面反映巴蜀历史文献全貌的大型丛书,沿用《蜀藏》丛书名称,但用全新体例进行整理和编纂,此举对传承几千年来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蜀藏》最重要的特点 在于“珍稀”这两个字

关于《蜀藏》编纂和出版的意义,早在2016年举行的《蜀藏》首发式上,四

川大学教授、《蜀藏》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昭曦,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蜀藏》学术委员会主任谭继和对《蜀藏》编纂和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胡昭曦认为:“《蜀藏》是非常重要的巴蜀文献整理成果,它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珍稀’这两个字。我希望《蜀藏》在今后编纂工作中,牢牢抓住这两个字。”

谭继和对《蜀藏》的编纂特点和意义也作了精辟概括,他说:“《蜀藏》是一项传承工程,也是一项创新工程。《蜀藏》既传承了历史上关于巴蜀文化积累的经、史、子、集传统四部分类法,同时也保存了近现代学者很多文化学术的方方面面,从山川、地理、水利、经济到旅游、名胜、传记、教育,用现代人的眼光,对现代蜀文化的各个方面整理出一个体系。”

身为《蜀藏》主编之一,李勇先说:“今天我们重新编纂出版《蜀藏》,就是从前人那里接过薪火相传的文化火炬,完成一百年前出版人未竟的事业。《蜀藏》作为反映几千年来巴蜀历史文化精髓的经典宝藏,将为后代子孙构建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献智库。”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收获》主编程永新写小说:当编辑看得烦闷,尝试自己动手

作为《收获》文学杂志主编,程永新堪称近几十年来中国文学现场最密切的见证者之一。他经手编辑发表过余华的《活着》、苏童《妻妾成群》、贾平凹《秦腔》、李洱《应物兄》等重要的作品。程永新当文学编辑“为别人做嫁衣”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差点忘了他也是一个能亲自创作的作家。2020年5月到2021年8月期间,在家看稿子看得烦闷的程永新想到自己写小说,之后不知不觉攒出了一本小说集。这就是日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程永新文学作品《若只初见》。

《若只初见》收录了五篇题材与风格各异的小说,有融合了历史和武侠的类型小说,有充满悬念的双线故事,有青春岁月的情感流露,有充满感伤的时代追寻……《风的形状》讲述酷热午后一个大学生敲开一座老宅铁门后的遭遇,苏童称叙事者形象“让人联想起青年时代的程永新自己”;《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则以感伤情绪与节制手法,书写邓丽君与一个时代的关系。



《若只初见》

余华: 既写下了我们,也写下了他们

程永新的创作得到作家朋友们的称赞。余华说:“程永新既写下了我们,也写下了他们,同时让我们和他们在书中熠熠闪光。”苏童这样推荐:“上世纪八十年代就造好的船,现在启航了。我们看见那船急速地穿越暗黑的洋面,也

穿越了时光,留下一路银色的水花。我们听见某种海浪般的声音,那个声音时而澎湃,时而宁静,说的是时间的故事,也是探险的故事。”

李洱为《若只初见》专门写了一篇书评《你的形状就是风的形状》。他提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程永新身边就游荡着无数作家的身影,他们在平台上移动,而程永新和他供职的《收获》,不仅是个平台,还是照亮平台的那个灯盏。应该承认,有才华、有志于小说创作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就自己,因为一个小说家的成功,常常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有时候就要看他们在黑暗中是否能被灯盏所照耀。随后,那些身影开始发光,在庞杂的群体中独立成为个体。而在这个过程中,程永新作为那个手持灯盏的人,则隐在了暗处。这使得人们几乎忘记了作为杰出的小说编辑,程永新也曾是个写小说的人。”

程永新: 我从事文学工作的体悟和实践

在后记中,程永新透露这些作品的

完成过程,有段时间他“每天闷在家中,看完所有必须要看的稿子,又把一直想读的几本书读完,捧着特朗斯特鲁姆的诗集陷入沉思与冥想。后来实在无聊,尝试着转换身份,坐在电脑前把开了个头的《青城山记》硬着头皮往下写,写着写着邓丽君的歌就跳了出来。前些年为了搜集资料我曾专门去了一趟清迈,并做了很多笔记,写作就是这么神奇的一件事,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一口气把《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写完,回过头再写《青城山记》就顺得多。……完成《青城山记》的初稿,我借机去了一趟成都,《青年作家》的卢一萍陪我故地重游,在青城山流连忘返,山水密林间,一次次幻想主人公习武的情景。”

对于文学创作的心得感受,程永新说,“几十年里,不停地与作家朋友们探讨小说写作的方方面面,当作品的一面镜子是一回事,自己写作又完全是另一回事。比较庆幸的是这五篇小说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它们是我长期从事文学工作的一种体悟和实践,写得好不好,读者喜不喜欢,那就是天意了。”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